◆吴风越俗 ◈潘江涛

绿野兔奔

一

人之一生,即便长命百岁,亦只享8个本命年。

农历癸卯兔年,是我第5次轮值。一书法家朋友得知我又"坐庄"并将"荣退",欣然挥毫,赠我一对条幅:"深山虎啸雄风在,绿野兔奔年景好。"

入了"生肖一族"的动物,只要轮到执值,人们都会想它的好处,说它的好话。这不,去年这个时候,我便码过一篇《王者归来》,说的就是深山虎啸。而今,虎去兔来,我想当一回"王婆",夸夸卯兔之好。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古人把一天分作十二个时辰,清晨五时至七时为卯时,恰好是人们早起劳作的时间。"卯兔"的年份,不就是象征光明和希望吗?

二

兔子乃中国文化的祥瑞之兽,似乎还是十二生肖中最让人怜爱的动物——娇美,安静,不烦人,也不伤害人。在它身上,我们找不到一件攻击或者报复性的武器:没有狗、鼠的獠牙,没有牛、羊的斗角,没有龙、虎的利爪,甚至连鸡的喙、猪的拱嘴也没有。因为没有翅膀,不能像鸟一样凌空而逃;因为不识水性,也无法像蛇一样落水而遁。

弱肉强食,乃丛林法则。在动物世界里,兔子绝对是弱小一族,当然鸡也是、鸭也同样,不过兔子更为弱势——既不凌强欺弱,也从不主动挑起战争,可谓是和谐形象的代表。一旦遇到食肉动物,它懂得避其锋芒,决不惹是生非,以和为贵。

"新秋白兔大于拳,红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击,玉鞭遮到马蹄前。"唐代诗人王建笔下的小白兔纯洁、机敏、驯良,深得皇上喜爱,以至于对它呵护有加。

有资料说,兔子可分为肉兔(食用)、毛兔(毛用)和宠物兔三大类近50个品种,遍布世界各地。敝人不才,只晓得"嫦娥奔月"带走的兔子洁白得像个天使,还竖着两只天真、可爱的大耳朵,却猜不透到底是毛兔还是宠物兔?

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傅玄棋高一着,一语定乾坤:"月中何有?玉兔捣药。"(《拟天问》)"玉兔"一词虽笼而统之,却因此成了月亮的代名词,是圣洁的象征。

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女儿十岁那年,曾养过一只呆萌的长毛兔。也就一周时间,我实在接受不了毛兔乱拉屎尿的自然习性,没征得女儿同意,便狠心地将它丢弃在居住小区的草坪中,任其自生自灭。

"爸爸属兔,却不爱兔。"女儿可怜兔子,默默记下心中之"恨"。语文老师觉得这篇小作文《兔子》"有意思",便将它推荐给了《金华晚报》。处女作一发表,女儿痛失爱兔的情绪才得以稍稍缓和。

花鸟市场售卖的兔仔,大多尚未断奶,是养不长的。我至今不清楚那只兔子的最后归宿,但我笃信,即便遭此不公,它也不会怨天尤人。因为它明了自身的短板,时时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不放过对自身安全可能造成危险的蛛丝马迹。

安全至上,生命第一。有人说,兔子尾巴长不了,但由于其强烈的忧患意识,让兔子在大自然的变迁与动物的演变中,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三

枯木,坡石,衰草。兔子多以工笔入画,笔锋细腻,形象逼真。崔白、张路、张翀、冷枚、华嵒、张永权等著名画家,皆为画兔圣手,幅幅作品体现了诗境画意的完美统一。

旷野兔奔,多为山兔,俗称野兔。老家磐安乃浙中腹地,群山怀抱,最熟悉的野生动物莫过于野兔——比家养的毛兔要大,耳朵要长,体毛更短,多为灰色,偶见有茶褐色的。这样的毛色便于伪装,甚至可以与山地融为一体。

野兔不合群,掘洞穴居,互不侵犯。就像狗狗喜欢撒尿作记一样,野兔也爱把自己的粪便堆在洞口——细细圆圆,像一颗颗黑豆。外出觅食时,即便离洞穴很远,它也能依凭灵敏的嗅觉,找到回家的路。一旦途中受惊,奔跑迅速犹如离弦之箭,眨眼便了无踪影。

年少时光,隔壁阿公是逮兔老手,猫腰循着野兔的足迹,布下用铁丝制作的套子。次日检查,几乎不会空手,下雪天更是"大丰收"。我佩服阿公,却又觉得他在荼毒生灵。好在日子好了之后,谁也不再指望那几只野兔过活,下套逮兔的手艺亦几近失传。

狡兔三窟,从不走生路。这既是野兔的聪明之处,也是野兔落套之因——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世人据此以为,兔子天性机警,胆小如鼠。机警是对的,因为兔子始终充满生存危机,只能依靠逃遁苟存于世。但如果说它胆小,则是天大的误解,因为胆小是上不了月球的。

"家奴拾枯草,走兔来相亲。"元代袁桷的叙事诗描绘了兔子的纯朴以及和人类的相亲相爱。

"兔子不吃窝边草""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两句坊间俗语摆在一起,正方与反方,针尖对麦芒,常常让人无所适从。要我说,不吃窝边草不是兔子有智慧,而是人太聪明,把其作为自我保护的经验借鉴。其实,安全在于处世做人,和窝边草没多大关系。世长势短,非以势处世,人多仁少,当以仁择人。

不是吗?那只奔跑的兔子不幸撞昏在树上被某人捡了便宜,就有一代又一代庸人做着不劳而获的美梦。人的上嘴唇先天出现一个小豁口,就有刻薄者管那叫"兔缺"。正常的嘴巴做了非常嘴巴的比喻,又得让兔子背负一世之缺陷。还有那对"红眼",爹妈给的,也被借去做了某些人妒意大发的形容。更有那"龟兔赛跑"的寓言,为表扬乌龟的恒心和韧劲,竟忍心把兔子抓去垫底。

就连《史记》,亦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句,说的是事毕见弃、杀戮功臣的史实,让人提防"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一类主子。但这里所同情的亦只是走狗而已,认为狡兔死了也就算了,有功的走狗可要留住。

汉语奥妙无穷,就像"兔"字,甲骨文、篆文所描画的正是兔子长耳短尾的模样。而"兔"与"免"的差别,就在于有无右边的"点"。这个"点",就是兔子的"小尾巴"。兔性善逃,不小心便会逃脱,所以"逸"字从兔。天真、善良、温和、谨慎,是兔子的行事风格,假如将其视作"狡",岂不冤枉人家?于是,祖先便在"兔"字头上加个盖,提醒世人别"冤枉"了兔子。

四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生肖邮票则是中国文化的"年名片",向来被人热捧。

99岁"老顽童"黄永玉先生是"猴票之父",自1980年设计出新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猴票"以来,迄今已是第四轮。这一回,他再度挥毫,奉上一套两枚《癸卯年》:第一枚名为"癸卯寄福",别出心裁地用蓝色描绘了一只右手执笔、左手持信的睿智卯兔,向人们传递着新一年的美好祝福;第二枚名为"同圆共生",描绘三只兔子首尾相接、奔腾不息的场景,展现了生命的灵动、生机与温情。背景衬以"玉兔捣药"纹饰,表达了疫情之下祈求平安健康、人民幸福的真挚愿望,应时应景。

飞禽莫如鸽,走兽莫如兔。形容速度的词儿如"瞬间""霎时""说时迟,那时快"等等,无论如何比不上"脱兔"二字形象生动。苏伯衡《古剑歌》亦说:"神光兔脱飞雪霜,宝气龙腾贯霄汉。""兔脱"的轻灵迅捷,竟与"龙腾"的磅礴气象相提并论,可谓天地呈祥!

◆东敲西击 ◈俞 可

到"那里"过年

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革命者的誓词抑或劳苦人的梦想?

这实乃新春贺词,呈现于101年前沪上一帧《贺年贴》。正面即这首《太平歌》,背面则写上"恭贺新年"四个吉字。原件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厅陈列。

《太平歌》由陈望道创作。

101年前的正月初一,1922年1月28日,建党后的第一个春节。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组织骨干力量赴闹市以散发革命传单的形式向市民拜年,此行共七八人,中央委员长陈独秀率队一路,陈望道携中共一大组织者李汉俊与李达以及沈雁冰(即茅盾)另一路,沿途各家一张。"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陈望道晚年忆及此举,激情澎湃如初。

"太"衍生义同"泰",与"平"同义。以《太平歌》贺岁,绝非写实,实为憧憬,只因"劳动界的痛苦和悲惨,真是看见就要酸鼻,听到就要伤心"(陈望道语)。

建党前一年,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刊物便面向工人阶级,取名《劳动界》。于编辑与作者,"启发阶级觉悟,支持经济斗争"(陈望道语);于劳工与读者,"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读者陈文焕)。陈望道扮演的角色便是前者。

在这份红色周刊上,陈望道推出的第一篇文章即作为1920年8月22日出版的第二期首篇。虽题为《平安》,却揭示劳工困苦:"做得不勤了,不够一家吃,东家也要回罢我们;做得太勤了,也许生痨病,没有钱医治,只得等着死……"与则为剥削者的奢靡:"越劳工的凄惨不做工的,穿形成鲜明对照的的衣服越好,吃的东西越讲究,住的房子越阔气……越闲的,越要走得快。普通的坐东洋车,更闲的坐马车,最闲的坐汽车。"于劳苦大众,平安仅为奢想而已,但必须追寻。

该期封面刊有重要启事:《本报欢迎工人投稿》。工人稿件如期而至,尤其因《平安》激起的强烈共鸣。化名"幕痴"的店员读者由此"不晓得发生了多少感想",因为其生活"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平安'这两个字的反面进行"。老板、经理"一点事也不做",却"现现成成地拿比我们多好些倍数的工钱",而员工"一年到头,都是吃那碗忍着一肚皮气换来的粗菜饭"。这名店员读者进而抛出一个时代性拷问:"这都算'平安'吗?"

陈望道收悉此稿,欣喜的是,"匆匆忙忙地做了一篇,居然引出这么一篇写实的呜苦的文字",悲戚的是,由稿中所述劳工生活,"足见悲苦已极"。稍予编辑,辅以一篇《附记》,以《读陈望道先生〈平安〉的感想》为题,陈望道将该稿刊于第三期"读者投稿"栏目,并坚信被压迫者觉醒指日可待,"解决的时期就在眼前了"。

1950年除夕夜,上海市北金司徒庙的摄影厂棚,电影制片厂员工把整座厂棚幻化为一个小集市,场地景内遍布"各式各样上海风味的小吃小玩",演员们还扭起腰鼓舞。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春节,"那种希望、理想、欢乐一下子涌出心头,似乎一切苦难都被抛之脑后了!"2019年以国家名义获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的演员秦怡深情写下《过年》一文。

就在这座摄影厂棚,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拍摄影片《万紫千红总是春》,沈浮执导,孙道临与张瑞芳主演。该片叙述沪上吉祥里三位家庭主妇在党的关怀下成长为新中国职业女性,实为对失业女工和家庭妇女解放后走上生产建设岗位的时代记录。观赏此片便足以"等闲识得东风面",而金司徒庙这个地名就此隐遁,取而代之的是万春街的命名,寓意新中国的勃勃生机与欣欣向荣。

万紫千红总是春,这就是陈望道百年前春节祝愿市民的"太平"与百年前炎夏期许劳工的"平安"。在答"幕痴"抛出的时代性拷问"这都算'平安'吗"时,陈望道敬请劳工读者注意《平安》篇末"有我们向那里去找'平安'一句话",而"其中'那里'两字很重要",以此激励劳苦大众往"平安"路上走。

"那里"到底是哪里?无产阶级革命,从站起来的新中国到强起来的新时代。

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这般"无边光景"绝非"一时新",而要万古新。

倘若陈望道在世,其2023年贺岁辞必然落笔"这里"。

义乌麻糖的年味

◆语石磬声 ◈俞荣斌

从去年十一月中旬起,义乌有五家朋友亲戚就从家乡先后给我寄来义乌红糖和麻糖。这是正宗的义乌土特产。尤其是用义乌红糖做的炒米糖,义乌方言叫"麻糖"的,有芝麻的、花生的、泡米的、粟米的,应有尽有。像香烟那样一条条地叠加着,吃的时候掰成一片片的,闻着香、咬着脆,入口甜。往桌上一摆就摆出了过年的气氛。一家人围着一堆麻糖,就着茶水,边吃边聊或边吃边看电视,那真是一个享受。说这麻糖是年的味道、家的味道,一点都不过分。

当我收到头一份红糖和麻糖时,交代全家可以先尝一点鲜,但大多要留在过年与来家里的客人共享。儿孙尝了几块,意犹未尽。接着第二份寄来了六大罐子。留够过年的,其余全家人放开吃,吃得孙子孙女小嘴里都黏着糖留着香,边吃边打闹嬉笑,欢乐爆表。接着又收到了三批,就拆分成了数份,送给左邻右舍的老将军家,让他们也尝尝来自家乡的味道。过了几天,纷纷反馈说,这炒米糖特别的香,特别的甜,特别的脆。他们说,只有你们义乌的红糖才能做出如此香甜的炒米糖。我很自豪地告诉他们,过年到我们义乌,家家都有这样的麻糖招待客人,你们去了随便吃。引来他们哈哈大笑。有的说,吃了这炒米糖,我们就算提前过年了。有的还说,有机会一定让老俞陪我们去义乌老家过个香香甜甜的年。有一个老将军拿着一块炒米糖,一本正经地对大伙儿说,别瞧这一块小小的炒米糖,从中可以看出义乌人真不简单。面对三年大疫,他们很艰难,也很辛苦,但从不言败,难中找乐,苦中寻甜,对未来充满希望。就冲这一点,义乌值得去!

对我而言,麻糖不仅有老家的味道、过年的味道,而且还有儿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没几年,老百姓生活却有了明显改善。过年了,家家都会炒米做点麻糖,一来有了这点香香甜甜的年货,添加了不少节日的气氛;二来拜年的亲戚朋友到家,也有东西招待。一碗红糖,一盘生花生,几盘麻糖,一碗茶叶蛋,再奉上一杯热茶,就是最热情最实在的待客之道。

那时候,我还没上小学,是个调皮的"小皮猴"。年前,家里炒泡米就趴在锅台前,时不时抓一把炒熟的炒米塞到嘴里。请人到家"切糖"的那个晚上,是我最盼望最兴奋的时刻。眼见得切糖师傅把红糖倒进冷水的锅里,起火烧锅,把糖化开调匀;又见得师傅倒进炒米与糖搅拌成团,铲到早已架好的木板上,像变魔术般把米糖从一团团压成一块块,切成一条条,再切成一片片。等热的麻糖冷却下来,妈妈就会掰几片给我们解解馋。这时的我,不仅尝到了这刚切好麻糖的味道,而且很享受这"切糖"的夜晚。这是一个快乐的夜晚,惊喜的夜晚,甜蜜的夜晚。

妈妈把切好的麻糖,一条条码好撒上炒米,装进坛子里,用盖子盖实,再放进一个高深的谷柜里。以防我太容易光顾,没几天就只剩底朝天的坛子,对此我也心知肚明。有一次,上午睡懒觉醒来肚子咕噜咕噜叫,实在忍不住那谷柜里的麻糖诱惑,光着身子就冒险爬进大谷柜。正当我得意地在谷柜里偷着吃时,听到妈妈的脚步声,急忙盖好头顶上的盖子,屏着气,想蒙混过关。好在妈妈刚一进来又立马退出去了。我麻溜地从柜里逃回被窝,庆幸有惊无险。谁知,等我起来吃饭时,妈妈问我:"你糖都吃饱了,还要吃饭吗?"我怯怯地答道:"没有啊,一直在睡觉,你进来我都不知道!"妈妈噗的一声笑了说:"你睡了,怎么知道我进去过?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躲在柜子里吗?我一看被窝是空的,人没了,就想到你这小馋猫肯定到柜里偷糖吃了。""妈,您知道了,为什么不揪我出来?"我觉得妈妈在耍我,生气地反问她。"嘿嘿,你光个身子,好不容易爬进去,我一吼,不吓着你了?我前脚走,你后脚不就像兔子一样窜出来了吗?还用得着我吼吗?再说,这个点没吃饭,吃点麻糖也没什么,切糖就是给人吃的嘛。但妈还要说你几句:不穿衣服就往外跑,天那么凉,受凉了怎么办?柜子那么深,从上向下跳,脚崴了怎么办?做错了事,敢做不敢当,长大了,真遇到事怎么办?从小就要学会诚实和担当,长大才会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一晃六七十年过去了,妈妈走了也十几年了,但这次偷吃糖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尤其妈妈的那番话,至今记忆犹新。这段记忆虽然伴着泪水,却比糖还甜还香。

三年前的春节,我们一家赶回老家倍磊街过年,住在重修后的老宅里,其乐融融。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迫使我们不得不在正月初三就匆匆忙忙返回北京。三年后的今天,终于走出大疫的这个年,我们特别的珍惜和开心。正如我前不久写的《风雨过后》那首歌的一段歌词"风雨过后,我们再相会,吟一首,斟一杯,与岁月一同醉。痛饮过往,举杯未来,春暖花又开"。